

多次提议行动迟缓,美国打压仍存变数——

“欧洲军”成军前景莫测

■海宁

军眼聚焦

据报道,将在2021年11月举行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将敲定组建一支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的具体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透露,这支包括陆、海、空等力量的部队将在2025年正式成立,届时无须经过27个欧盟成员国的批准,即可将其投入战斗。

今年5月,包括法德在内的14个欧盟国家首次提议组建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美国领导的北约自阿富汗仓皇撤军后,欧洲发展自身联合军事能力的呼声高涨,也令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提案再次被提上议程。虽然有消息称这一计划要到2023年才能获得全面批准,但人们似乎已经可以感觉到“欧洲军”分娩前的胎动。

千呼万唤:多年合作蓄势

“欧洲军”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冷战及欧洲一体化初起的上世纪50年代。鉴于苏联军力重压、美国深陷朝鲜战争并有意“重新武装”西德,法国曾倡议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来统率一支“超国家”的“欧洲军”,但该构想因过于超前而胎死腹中。

冷战后,欧盟有意改变其“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形象,于世纪之交正式启动共同防务机制,并相继推出多个版本的建军计划。虽然部分欧盟国家建起一批双边或多边联军,但共同防务长期难脱“散、乱、低效”的困局。不仅最初“组建6万人快速反应部队”的目标没有实现,建成的10多支小型“战斗群”也从未接受过高强度实战的检验。

近年来,欧盟防务联合步入“快车道”。2017年底正式启动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成为欧盟“升级版”防务合作机制的核心,由新设立的欧洲防务基金和“年度防务协调评估”机制分别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建设咨询。在这一框架下,欧盟已启动3批共47个防务合作项目,并相继成立军事计划与执行能力指挥部、网络信息中心、战术空运中心和网络防御训练中心等机构,以完善防务能力体系,提升军事一体化程度。

在此基础上,欧盟进一步着手布局联合部队的组建与运用。2018年6月,



图①:法国陆军部队参加实战军事演练。
图③:欧洲多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欧洲无人机”模型。

图②:北约“三叉戟”2018年联合军演。
图④: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

资料图片

法国等9个欧洲国家签订“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拟建立一支能“应对可能威胁欧洲安全的情况”的联合干预部队。同年11月,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呼吁“建立真正的欧洲军队”并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也表示欧盟要形成自己“更有意义、更自信的防卫体系”。

2019年新一届欧委会上任伊始,即新增设“国防产业与空间”总司,2020年6月又启动“战略指南针”计划,拟于2022年使欧盟形成统一的战略文化,以明确其防务力量的内涵和角色。

顺势而为:建军动力日增

近年来,一些重大事态正强烈推动欧盟再论“建军”大计。

欧洲周边乱局难平。在东方,乌克兰危机导致北约与俄罗斯持续紧张对峙。在南方,动荡的西亚、北非地区外溢的恐怖主义与难民、非法移民问题仍是

欧盟心腹大患。在巴以、伊核、叙利亚、利比亚乃至纳卡等热点问题上,“硬实力”不足的欧盟均无力发挥关键作用。这也为欧洲国家建设新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动力。

欧美关系波谲云诡。欧盟已认识到,随着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和战略重心转向印太,捍卫本土及周边安全将更多依靠自己。正如默克尔所言,“无条件依赖别人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拜登虽然暂停特朗普执政时期启动的驻欧美军撤退计划,但本质上仍执行“美国优先”政策。从阻挠“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到仓皇从阿富汗撤军,再到操纵澳大利亚撕毁同法国的潜艇合同,美国都给欧盟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

“战略自主”急需支撑。为维护国际地位,避免成为大国竞技场或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并提升内部凝聚力,欧盟将“战略自主”定为核心理念和目标,并将防务自主视为实现战略自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一防务联合机制的命名,与“战略”带有的长期性和全局性色彩高度契合。

前路漫漫:内外皆存变数

成立“欧洲军”这个众多欧洲人长久以来的梦想,已曙光渐露。然而,其未来是重蹈覆辙不了了之,还是创造历史、为一体化解开全新未来,存在诸多变数。

第一,欧盟各国能“戮力同心”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指出:“阻碍欧盟在军事领域合作的,不仅是能力不足,更是政治意愿的缺失。”除了预算之外,欧洲各国对“欧洲军”仍存在不同看法。在欧盟内占多数的中小国家,担心成立“欧洲军”关乎核心主权让渡,受制于人。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还担忧欧洲自身的军力不足以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压力。此外,法德的诉求和观念也存在差异:法国将“欧洲军”视为对美“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力主用其“替代”北约和彰显“对外干预”属性。德国从成本和可行性出发,主张“欧洲军”只是北约的补充。

第二,如何处理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这是欧盟无法绕开的命题。美国虽然鼓励和欢迎欧洲国家加大国防投入、分担防务责任,但其心态一直是欧洲防务应“为我所用”,绝不可“舍我而去”另立门户,甚至与北约分庭抗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多次重申北约“依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敲打欧盟“注意避免与北约架构重叠,不能占用北约资源”。

由于实力不足,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北约的合作有增无减,仅2016年至2019年间即共同开展了74项行动。欧盟还邀请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加入其“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下的“军事机动性计划”,这就为美国干扰、操纵乃至损害欧盟建军进程留出了抓手。“欧洲军”以外在于北约的形式建立,却需防范“高开低走”、蜕变为北约集体防务的一部分。

第三,“欧洲军”的职能将如何定位?这比军事能力提升和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模式等技术性问题更为敏感、更具实质性。国际社会希望欧盟能深刻认清美国式军事干预的危害,在“欧洲军”成立后,秉持“有效多边主义”的意愿,真正采取契合国际社会需求的、负责任的军事行动。

无人武器:「革命」还是滥用的同时,更加关注背后的战争伦理问题——

■李瑞景 王毅

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无人武器在战场上的应用,也带来深层的战争伦理问题。当下,有关无人武器被滥用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比如,2019年,沙特石油基地遭无人机群攻击,造成国际油价短期内飙升。这种针对重要生产设施的攻击,不仅影响沙特的国计民生,也严重冲击国际能源供应稳定。

再比如,无人武器被用来执行针对特定人物的所谓“定点清除”行动,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在卡迪米遇害之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纳卡共和国”国防部长阿鲁秋尼扬以及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等先后遭到无人武器袭击,其中只有马杜罗侥幸逃过一劫。

无人武器带来的平民伤亡更是备受谴责。资料显示,美军近年实施的海外无人机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平民。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会使作战人员大幅淡化对于战争的敬畏感。毕竟,“操控员在几千英里之外不可能听到受害者的惨叫声或者真切感受到燃烧的躯体”。对无人武器的使用,传统的国际法和战争伦理原则已经很难进行约束。

与核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相比,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武器具有典型的“平民化”特征。其中不乏“身价”高昂者,但多数价格相对低廉,不像核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那样存在“高门槛”,因而也更容易扩散。袭击马杜罗和卡迪米的无人武器,都是在市场上可以购买的普通无人机。这种具有“低、慢、小”特征的无人机飞行时,处于多普勒音速的探测盲区,再加上其噪音极小,很难完全防范。美国大使馆配备的先进防空系统C-RAM,曾在去年成功拦截袭击“绿洲”的火箭弹,但此次却未做出任何反应。

此外,人们也担心,一旦完全自主化的无人作战系统的智力超过人类,将可能上演真实现《终结者》的场景,人类被完全排斥在“作战链”之外而束手无策。正因如此,无人作战仍需“人在回路”,留在作战“控制圈”内,并保留最后“拔插销”的权力。

美“打劫”法澳潜艇交易引盟友反弹

■刘彬 李海 张建功

由美澳核潜艇合作引发的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的外交龃龉,延续到了日前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美国一头对法国致歉,一头则将责任“甩锅”给澳方,令法国深恨澳方“背信弃义”。澳方则有苦难言,对美法两国“欺软怕硬”的做法也无能为力。

美国“截胡”法澳之间的军火大单,固然有急于锐化亚太军力布局、进行大国竞争的考量,但也暴露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盾。

海上霸权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一大重要支柱。美国对威胁的判断,从来是基于“能力”而非“意图”,因而不仅要遏制所谓的竞争对手的海军发展,对盟国海军也时时暗加防范。

美国最忌惮的,是主战舰种齐全、能力综合全面的全球性海上力量,如鼎盛时期的英国皇家海军和冷战末期的苏联海军。反观二战后在美国“明枪暗箭”打压之下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沦为专司反潜及区域防空的地域性、“偏科”型海上力量后,只能退化为美国战车的“马前卒”乃至“螺丝钉”。

相比之下,海外基地遍布各大洲、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法国就成了美国重点防范的对象。法国海军的武器装备,从核动力航母、核潜艇到大型驱逐舰一应俱全,并不断更新换代。更重要的是,法国惯于“独树一帜”,经常对美国闹“独立自主”。澳大利亚则独占一整块大陆,拥有“巨型岛国”这一独特地缘优势,近来又常以中等强国姿态谋求在印太地区的“副手”地位。其海军曾装备航母,近年又在全面打造远洋战力,颇具“升格”潜力。美国这次“截胡”法澳核潜艇合作大单,正中两国要害,使两国海军面临“瘸腿”的风险。

因本国及欧洲军火市场容量有限,法国急需拓展海外军售,以盘活海军的资金链。这次丢失大宗生意,法国不仅有当下的切肤之痛,后续更要面临银根紧张的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刚刚上马的新航母等大项目。而科技含量极高的核潜艇,无论建造还是维护都耗资惊人,堪称“吞金巨兽”。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发展核潜艇虽然是军力提级的大动作,但在军费和技术上很容易由此被“套牢”。而且,在核潜艇交付后的使用和维修上,澳大利亚恐怕也不得不仰美国之鼻息。

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此举也是其重塑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美国建构和维系同盟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战略资源和实力对比失衡的“非对称”关系,各盟国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对欧盟共同防务、日韩情报合作之类盟国间搞横向串联另起炉灶之举,美国从来都是软硬兼施、极力打压。俄外长拉夫罗夫近日表示,美国与其伙伴国是“君主-家臣式关系”,可谓一针见血。这次核潜艇合作风波“善后”过程中,一度热络的法澳关系出现难以修复的裂痕,无疑正中美国下怀。

同时,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为依托,另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小群”,使之与“五眼联盟”充当“核心朋友圈”。这种对盟友“讲亲疏远近、分三六九等”的做法无形中增加了其与其他盟国之间的离心力。对法国感同身受的欧盟在“抱团取暖”,加速共同防务进程,将“欧洲军”建军提上议事日程。法国则着手与同样不被美国当“自己人”的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一道,试图构建印太地区新伙伴体系。美国损人利己的事情做多了,自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引起盟友的反弹。

新“危机之弧”困扰欧盟

■李玮 海宁



近年来,在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的讲话、智库的报告中,不时提到“危机之弧”这一词语。这个词由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1979年提出,原本用于形容从南亚经海湾地区一直绵延到北非的地带。如果不考虑当时浓厚的冷战背景,将其用来描述当前欧洲周边地区的状态,倒也贴切。

2009年发生欧债危机后,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令欧俄关系严重恶化,欧盟影响力的扩展势头遭到逆转,中东乱局于2015年引发难民危机,欧盟迎来恐怖袭击浪潮,经济和社会压力骤增。在这样的战略环境下,欧盟在2016年发布的第二份《全球安全战略》中,急切地提出了“战略自主”概念。这与2003年欧盟首份《全球安全战略》高举“善治”大旗的乐观基调形成鲜明对照。

近年来,欧盟虽试图以多边主义及外交途径管控危机,改善周边环境,但总体收效不彰,周边的新“危机之弧”仍震荡频发,并有延展和复杂化之势:在东地中海地区,2020年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围绕油气资源开发而发生对峙;在北极地区,欧美俄争斗渐呈白热化;在东部,北约与俄罗斯围绕东欧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的“威慑游戏”和“混合战争”不时升级,博弈已注入网络空间和政治安全领域。在这些重要周边事务中,欧盟很多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无力状态。

缠绕欧盟的祸端,多数都要拜美国明里暗里煽风点火所“赐”。美国在欧盟的四邻到处埋下“爆点”,然后自顾自地将战略重点转向印太,把一堆麻烦留给了有苦难言的欧盟来打理。直面俄罗斯的欧盟,仍须服从美国及

北约的战略意图,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虽强烈希望改善对俄关系,却难以付诸行动;美国煽动的乌克兰危机至今也看不到破局的曙光,法德虽联手创设“2+2”诺曼底模式,但也无力打破僵局。在伊核和巴以等问题上,欧盟也须紧盯美国而调整政策。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土耳其两个地处欧洲边缘的国家,正伺机填补美国从欧洲周边抽身后腾出的战略真空。随着欧盟困境加剧以及土耳其自信心上升,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法国等欧盟国家在诸多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尤其是2020年的纳卡冲突,欧盟及法、德等国无法也无力介入,局势完全由俄土两国主导。俄土两国还与伊朗共同形成“俄土伊”组合,在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也门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不断挤压欧盟的话语权。

2019年,冯德莱恩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伊始,即提出将新一届欧委会打造成“地缘政治委员会”,致力于增强欧盟在国际及地区热点中的存在感。这意味着,挫折之下,欧盟的周边治理手段和工具将由“理想主义”向务实回调。不仅外界希望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欧盟官方机构“欧洲晴雨表”数据也显示,近期至少七成欧洲人都支持欧盟“在世界上扮演强有力的角色”。然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欧洲周边仍难维持持续紧张、波澜起伏。新“危机之弧”将如同一道粗大的绳索,束缚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

左上图:乌克兰军人在乌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工作。新华社发